

DOI:10.13288/j.11-2166/r.2024.08.016

基于《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的 明清汤剂剂量、服量及服法探析

张林¹, 唐若水¹, 张卫², 李兵², 詹志来², 宋佳¹, 傅延龄¹, 张华敏²✉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 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

[摘要] 汤剂的剂量、服量及服法是影响方剂疗效的重要因素。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明清时期35首汤剂进行分析,发现其平均剂量折合约65 g,其中71.4%(25/35)的方剂剂量≤60 g,且明代汤剂剂量显著小于清代。结合宋代方剂特点可以看出,明清汤剂受到宋金元时期盛行的煮散剂的影响,部分汤剂记载的药物剂量为一服量而非一日量,这种服法的记载方式在明代更为明显,至清代,药物所载剂量为一日量的情况又逐渐增多。据此认为,在对明清时期经典名方的研究和应用时,需要注意剂量、一服量和日服量的差别,根据其临床实际判断是否需要在原方所载剂量的基础上加倍,以保证临床疗效。

[关键词]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明清方剂;汤剂;剂量;服量;服法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1](以下简称《目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4月发布,以推动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稳步发展,为人民群众健康提供更好保障,也是促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的重要举措。《目录》中入选的100首经典名方均是现今临床上广泛使用、疗效确切的方剂,其中45首明清时期的方剂也以其用药更接近现代临床实际而受到临床工作者及药品研发者的重视。然而,在分析明清方剂药量时我们注意到,相当一部分明清方剂未明确说明方中记载药物剂量是日服量还是一服量,这给经典名方的临床运用和中成药生产带来了一定困扰。有研究^[2]指出,剂量指一剂药物的量;每服量指一次服用的药量,亦可称为“一服量”;日服量指在一日的时间里服用的药量,故日服量等于每服量乘以日服次数。可见,服量与剂量是不同的概念,根据方剂用法的不同,原方记载的剂量可能未必是一日服量,因一剂药可一日服完或多日服完,一日也可服用多剂药。日服量同时与剂量和服药法相关,而方剂服法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

点^[3]。故本研究收集《目录》中明清时期的方剂,通过对其剂量和服量、服法进行研究,为经典名方的临床使用和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依据。

1 方剂分析方法与纳入情况

收集《目录》中明清时期方剂45首,排除非汤剂剂型5首、使用非标准度量衡(如粒、枚)5首,最终纳入内服汤剂共35首。煎服法中另加入的药物不纳入计算。对于仅给出剂量范围而未明确具体剂量的取其范围的中间值计算,如“熟地三、五钱”按照四钱折算。

本研究中的剂量指原书中记载的药物剂量,服量指结合其服法后得出的每服量或日服量。参照《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4]对药物剂量“两钱”按照一两折合37.3 g、一钱折合3.73 g的标准统一换算为现代计量单位“克(g)”,折算后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1位。

35首方剂中包括明代方剂12首(清金化痰汤、桑白皮汤、金水六君煎、暖肝煎、玉女煎、保阴煎、化肝煎、济川煎、托里消毒散、清骨散、保元汤、达原饮),清代方剂23首(升陷汤、三甲复脉汤、沙参麦冬汤、新加香薷饮、桑杏汤、益胃汤、薏苡汤、二冬汤、半夏白术天麻汤、藿朴夏苓汤、丁香柿蒂散、一贯煎、宣郁通经汤、完带汤、清经散、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CI2021A03702);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项目

✉ 通讯作者:hmzhang@icmm.ac.cn

两地汤、四妙勇安汤、身痛逐瘀汤、除湿胃苓汤、枇杷清肺饮、五味消毒饮、散偏汤、凉血地黄汤)。

2 明清经典名方汤剂的服法与剂量情况

2.1 汤剂的服法

纳入的35首方剂中，12首方剂（清金化痰汤、金水六君煎、暖肝煎、保阴煎、化肝煎、济川煎、托里消毒散、清骨散、达原饮、桑杏汤、除湿胃苓汤、枇杷清肺饮）明确记载其为一服量；3首方剂明确说明是一日量而需要分两次服（沙参麦冬汤、益胃汤）或分三次服（三甲复脉汤）；2首方剂（新加香薷饮、五味消毒饮）依病情轻重，按照已知为度的方式服用；18首方剂（桑白皮汤、玉女煎、保元汤、升陷汤、蠲痹汤、二冬汤、半夏白术天麻汤、藿朴夏苓汤、丁香柿蒂散、一贯煎、宣郁通经汤、完带汤、清经散、两地汤、四妙勇安汤、身痛逐瘀汤、散偏汤、凉血地黄汤）服法未明确记载，如升陷汤的煎服法仅标注为“水煎服”^[1]。

2.2 汤剂的剂量

纳入研究的35首方剂剂量范围为13.8~335.7g，平均剂量为65.0g，剂量≤60.0g的有25首（占71.4%），其中剂量在45.1~60.0g的有11首（占31.4%）。具体见表1。

表1 纳入分析的35首明清经典名方汤剂剂量分布情况

Table 1 Dosage of 35 classic famous formulas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方剂剂量/g	方剂数量/首	占比/%
≤30.0	8	22.9
30.1~45.0	6	17.1
45.1~60.0	11	31.4
60.1~75.0	2	5.7
≥75.1	8	22.9

2.3 与当代汤剂剂量的比较

纳入的35首方剂平均剂量为65.0g，且有71%的汤剂剂量不超过60.0g，而当代汤剂平均剂量为166.32g^[5]，可见明清时期的汤剂剂量显著小于当代。

进一步按照朝代进行分析，12首明代汤剂的平均剂量为39.4g，而23首清代汤剂的平均剂量为78.4g，且10首剂量超过60g的方剂均出自清代，可见清代汤剂的整体剂量大于明代。

3 明清经典名方剂量、服量、服法探析

3.1 明清时期汤剂剂量受到宋金元时期散剂盛行的影响

明清时期内服汤剂的剂量显著小于当代。以出

自清代《医学心悟》的半夏白术天麻汤为例，该方主治“眩晕……有湿痰壅遏者”，其药物组成为“半夏一钱五分，天麻、茯苓、橘红各一钱，白术三钱，甘草五分”^[1]，按照前述折算标准^[4]，本方的药量折合现代剂量为半夏5.6g，天麻、茯苓、橘红各3.7g，白术11.2g，甘草1.9g。因此，在清代本方的剂量仅29.8g。另有研究者^[6]整理了当代医家使用半夏白术天麻汤的用药规律，在纳入的146例医案中，半夏白术天麻汤的平均剂量为半夏12.0g、天麻12.5g、茯苓17.3g、白术14.0g、甘草5.2g（橘红数据不足，无法计算），加之当代医家常在原方外加入丹参、川芎等药，可见当代医家使用本方时剂量明显大于《目录》中所载，这也佐证了明清方剂的剂量普遍较小的情况。

分析方后注可以发现，宋金元时期散剂盛行对明清时期汤剂服法的影响是导致剂量较小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汉唐时期方剂的主要剂型为汤剂，间有丸散剂，而宋金元时期，煮散剂成为流行剂型，甚至汉唐时期的汤剂也被改为煮散剂使用。如在官修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中，不仅平胃散、逍遥散、苏子降气汤等时方为煮散剂，《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桂枝汤、小柴胡汤等也被改为煮散剂。如桂枝汤用药为桂枝、芍药各一两半，甘草一两，但方后注“上为粗末。每服二钱，以水一盏，人生姜三片，枣三枚擘破，同煎取七分，去滓，温服不计时候”^{[7]61-62}，宋代煮散剂之盛行可见一斑，诚如沈括所言：“近世用汤者殊少，应汤皆用煮散”^[8]。有研究者^[9]认为，到明代当汤剂逐渐代替煮散剂重新成为临床主要剂型时，其服用方法较宋以前的汤剂服法发生了改变，即由宋之前“一剂三服”为主发展至明代“一剂一服”为主。根据明代未明确说明服法的方剂方后注的记述特点，推测其中也应有相当一部分方剂剂量为一服量，如明代汤剂处方后多注为“水二盅，生姜三片，煎一盅”或“加生姜一片，水煎服”等，与宋代煮散剂服法类似，与明清时期其他明确为一服量的方剂，如清金化痰汤的“水二盅，煎八分，食后服”^[1]的用法表述也类似。因此可以认为，明代可能继承了宋金元时期的用药习惯，即相当一部分未加特殊说明者皆为一剂一服，也即方书所记载的药物剂量为一服量而非日服量。而至清代，随着温病学的发展，则更多地运用了一日多服或随病情多服的服法，如吴瑭《温病条辨》在银翘散方后注“盖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

之患，故从普济消毒饮时时清扬法”^[10]。《目录》中其他出自《温病条辨》的经典名方也采用了类似服法，如三甲复脉汤“水八杯，煮取八分三杯，分三次服”、新加香薷饮“水五杯，煮取二杯，先服一杯，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服尽不汗，再作服”^[1]。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文献也可以发现，明代医家在传抄明以前方剂时，有时会将散剂改为汤剂，却又将方后注中的服法直接简写。例如，明代《景岳全书》在引用宋代《局方》中的人参养胃汤时，其服药法为“姜七片，乌梅一个，水煎服”^[11]，相较于《局方》中“上为咀咀，每服四钱，水一盞半，姜七片，乌梅一个，煎至六分，去滓，热服之”^{[7]57-58}的记述，省略了“每服四钱”几字，若不对比宋代《局方》原文，可能会令后人错误地将每服量当作日服量。分析上述两种煎服法可知，《局方》所记载的人参养胃汤为煮散剂，为了节省药材、避免浪费，故将药材咀咀为散后煎煮服用，每次服用四钱，每服剂量较小，而明代《景岳全书》所载人参养胃汤虽明文标注传抄自《局方》，但改用了汤剂，故对药物的使用剂量进行了合理的折算，各药物剂量合计五钱七分，虽未注明服药法，但其药量与《局方》一次量相近，亦可作为明代服药法记载不明确的地方剂所记载的剂量为一服量而非一日量的佐证。

3.2 明清时期方剂服法不统一且记载过简

明代虞抟《医学正传·序》提出“凡古方分两，重数太多，难凭修合，今悉改为小剂，且如一料十帖之数，原方用药一两，一帖止该一钱，从其轻重，以十取一，惟效东垣都作一服之义……凡古方云咀咀者，今悉改为细切，庶使后学之易晓也”^[12]；明代吴正伦《脉症治方·凡例》也提到“药方，悉照今之分两，以一帖为式，所以便用也”^[13]，这两位医家均沿用了宋金元时期煮散剂的用词“帖”，并表明一服即一帖，即一服量，似乎表明汤剂一日一剂一服是当时医家的共识，故在方后注中不需特意说明。

但并不是所有明清医家都承袭宋金元旧制采用一剂一服的方式，因而出现汤剂、散剂用法混淆、服法不统一又记载过简的问题，如明代《普济方》中提到“今世医工，汤散未辨，且其说多异端，承疑传谬”^[14]；清代医家徐大椿也曾《慎疾言》^[15]中批判当时医家不遵守“古方一剂，必分三服，一日服三次”的传统，指出“今人则每日服一

次，病久药暂，此一暴十寒之道”；清末民初医家张锡纯也指出“古人用药，多是煎一大剂，分三次服下，病愈不必尽剂，不愈者必一日服尽，此法今人不讲久矣”^[16]。

为进一步分析明清方剂用法记述的变化过程，选取《目录》中收录有方剂的22位明清医家（叶文龄、张介宾、陈实功、龚廷贤、王肯堂、朱橚、孙志宏、吴有性、张锡纯、吴瑭、程国彭、石寿棠、杨璿、钱敏捷、傅山、鲍相璈、王清任、吴谦、柴得华、陈士铎、喻昌、祁坤）并总结其著作中方剂的服法，发现叶文龄、张介宾、陈实功、龚廷贤、王肯堂、朱橚、吴有性、吴谦8位医家的方剂剂量明确记载为次服量，而其中只有吴谦是清代医家，其余皆为明代医家；孙志宏、程国彭、石寿棠、杨璿、钱敏捷、傅山、鲍相璈、王清任、柴得华、陈士铎、祁坤11位医家并未在方后注中明确煎服法，而只有孙志宏是明代医家，其余皆为清代医家；仅有吴瑭和喻昌两位医家的方剂明确记载需一剂多服，另有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的凡例中提及“治伤寒、瘟疫与一切急证，必用此法（指煎一大剂分三次服）……若治他证，不必日服药三次，亦必朝夕各服药一次”^[16]，可视作其服法为一剂多服，一剂药量为一日量，此3位医家均为清代医家。

可见，明清时期汤剂的服法存在由一剂一服为主到一剂二三服的过渡阶段，之后一日二三服的服法则沿袭至今。而在过渡过程中，存在着服法较为混乱且记载过于简单的问题，导致了现代研究者把部分明清方剂中记载的一服量误认为是日服量的问题。

综上所述，明清汤剂的服法受到宋金元时期盛行的煮散剂的影响，其方中记载的药物剂量多为一服量而非日服量，尤其在明代，汤剂一剂一服应是当时的共识。至清代，随着汤剂的回归复兴与煮散剂的逐渐退出，形成了沿袭至今的一日一剂、一剂分二至三服的服药法。因此，在明清经典名方的生产和临床使用时，需考虑由于服法变迁原因导致的日服量过小的问题，应进一步结合文献、临床和科研确定其合理服量，以期提高经典名方的使用效果。

参考文献

-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发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的通知[EB/OL]. (2018-04-13)[2022-07-1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8-12/31/content_5429153.htm.

- [2]傅延龄,杨琳,宋佳,等.论方药的服量[J].中医杂志,2011,52(1):8-11.
- [3]李兵,张林,詹志来,等.经典名方历史衍变与关键信息考证的共性问题探讨[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23,29(1):1-8.
- [4]丘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30.
- [5]张琦.历代方剂汤剂用量的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0.
- [6]尹佳慧,邓泉,龚荣鹏.基于数据挖掘探析半夏白术天麻汤主治病证及用药规律[J].中医临床研究,2023,15(16):36-47.
- [7]太平惠民和剂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陈承,裴宗元,陈师文,校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
- [8]沈括.梦溪笔谈[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51.
- [9]宋佳,傅延龄.论汤剂服法的演变[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2,46(9):33-35.
- [10]吴瑭.温病条辨[M].南京中医药大学温病学教研室,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7.
- [11]张介宾.景岳全书[M].赵立勋,主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1433.
- [12]虞抟.医学正传[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4.
- [13]吴正伦.脉症治方[M].李董男,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32.
- [14]朱橚.普济方:第一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23.
- [15]徐大椿.慎疾刍言[M].孟景春,点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8.
- [16]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8.

Analysis on the Dosage, Dose and Administration Method of Decoc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ed on Catalogue of Ancient Classic Famous Formulas (First Batch)

ZHANG Lin¹, TANG Ruoshui¹, ZHANG Wei², LI Bing², ZHAN Zhilai², SONG Jia¹, FU Yanling¹, ZHANG Huamin²

1.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dosage, dose and administration method of decoction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acy of prescriptions. By analyzing 35 decoction formula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in the *Catalogue of Ancient Classic Famous Formulas (First Bat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dosage was equivalent to about 65 g, of which 71.4% (25/35) of the prescriptions had a dosage ≤ 60 g. And among them, the dosage of decoc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Qing dynast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mulas in Song dynasty, it is believed that decoc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popular use of decoctions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Some decoctions recorded a dosage of one dose instead of one day, which was more evident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by the Qing dynasty, the usage of prescriptions with a dosage of one day gradually became more common. Therefore, in the pract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lassic famous formula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advi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osage, one dose and the daily dosage.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double the dosage of the original formula based on the actual us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 *Catalogue of Ancient Classic Famous Formulas (First Batch)*; prescrip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coction; dosage; dose; administration method

(收稿日期: 2022-08-25; 修回日期: 2023-03-22)

[编辑: 侯建春]